

饭后随笔

周作人自选精品集 下

周作人

著

陈子善

鄢琨

编

I 267
204=1

周作人
陈子善
鄢琨 编 著



200408512

饭后随笔

周作人自选精品集 下

目 录

- 〔1〕 一幅画
〔2〕 钗头凤
〔2〕 铃铛鞋
〔3〕 过关护照
〔4〕 西文的药名
〔5〕 迂病
〔6〕 杭州的市房
〔6〕 某先生的词
〔7〕 文人与吹鼓手
〔8〕 王敬轩的信
〔9〕 朝鲜的读音
〔9〕 林琴南与章太炎
〔10〕 真心话
〔11〕 历史的小说性
〔12〕 中国的古树
〔12〕 吃白果
〔13〕 康熙字典
〔14〕 四库全书
〔14〕 纪念戴望舒君

DQ 21 / 31

-
- 〔15〕 外行谈戏
 - 〔16〕 外行谈戏(二)
 - 〔17〕 水浒与红楼
 - 〔17〕 文法与语法
 - 〔19〕 小孩说话
 - 〔19〕 写文章是哪一行?
 - 〔20〕 朝鲜女人的服装
 - 〔21〕 吃狗肉
 - 〔21〕 河上肇的自传
 - 〔22〕 天下第一的豆腐
 - 〔23〕 元朝的白话
 - 〔24〕 太平天国的故事
 - 〔24〕 整顿学风令
 - 〔25〕 国语在暹罗
 - 〔26〕 短文章
 - 〔27〕 妇女的力量
 - 〔27〕 包书与订书
 - 〔28〕 方言与官音
 - 〔29〕 道墟乡
 - 〔29〕 东湖五十年(上)
 - 〔30〕 东湖五十年(下)
 - 〔31〕 忌讳尼姑的习惯
 - 〔32〕 中药的价值
 - 〔33〕 卢冀野与赵南星
 - 〔33〕 鲁迅的旧日记

-
- [34] 唐朝的公文
[35] 买毛笔
[36] 今年的立夏
[36] 茶壶考证
[37] 渡船问题
[38] 越谚
[39] 温独公揣鱼
[39] 粪与矢
[40] 范寅的日记
[41] 王继香的日记
[42] 东郭先生
[42] 京汉路的回忆
[43] 端午节
[44] 世界第一名花
[45] 身佩历本
[45] 胡韵仙
[46] 孙德卿
[47] 文章与陶器
[48] 本国字开药方
[48] 故乡与土产
[49] 北京的蘑菇
[50] 李越缦的家变
[51] 北方的席子
[52] 婚丧的改革
[53] 可吃的花

-
- [53] 文选与语法
[54] 古文的不通
[55] 吃鹅肉
[56] 白蛇与嫦娥
[57] 嫦娥与孟姜女
[58] 蚊子与苍蝇
[58] 我的手艺
[59] 医书的问题
[60] 关于紫竹堂
[61] 天河配的牛
[62] 吃饭与吃面包
[62] 秋虫的鸣声
[63] 谈简笔字
[64] 薑与姜
[65] 简笔字重在写
[66] 读古诗
[66] 亚当的子孙
[67] 自修外国语
[68] 黄伞格的信
[69] 避讳与改名
[70] 基督教放弃旧约
[70] 阿官与洋娃娃
[71] 随手关门
[72] 新人新事
[73] 风俗的记载

-
- [74] 伟大的古迹
[74] 爱惜人民币
[75] 婚姻法与女干部
[76] 财礼
[77] 植物染料
[77] 宣传婚姻法
[78] 牛郎织女
[79] 种树的谚语
[80] 旁听婚姻案件
[81] 胡豆与蕃茄
[81] 国语与方言
[82] 老鹅之误
[83] 精细与亲切
[84] 认别字
[85] 语体文与文体语
[85] 恐龙与壁虎
[86] 左行的文字
[87] 六谷糊
[88] 主观与一般化
[88] 整理抽屉
[89] 渔具图说
[90] 龙骨
[91] 保留牌坊
[92] 汤婆子与脚炉
[92] 妓院问题

-
- [93] 竹的好处
[94] 贺年明信片
[95] 绿野仙踪里的诗
[96] 水乡的船店
[96] 猿人与龙骨山
[97] 翼宿与奎宿
[98] 贴邮票
[99] 姓名与常用字
[100] 金刚山僧的时代
[101] 常山
[101] 甲骨伪品
[102] 学说话
[103] 山楂与红果
[104] 红楼梦的改编问题
[105] 祖国语不难
[105] 孙行者的神话
[106] 民族服装
[107] 中外补药
[108] 谈康熙字典
[109] 迷信与医生
[109] 土卫生法讲话
[110] 糯米食
[111] 邮局送报
[112] 草囤生意
[113] 中国菜的分食

-
- [114] 农具图解
[115] 纪念徐光启
[115] 多余的新字
[116] 刘天华的南胡
[117] 祖国的伟大
[118] 改造
[118] 董仲舒与空头文人
[119] 速成识字法
[120] 水浒里的唱诺
[121] 识字拐棍
[122] 注音字母的笑话
[122] 民间的坟墓
[123] 互相批评
[124] 中学读古诗的意见
[127] 旧戏的印象
[128] 旧戏的印象(二)
[129] 他山之石
[130] 论茅房用字纸
[131] 吃西餐的玩具
[132] 画里的船
[132] 写话与作文
[133] 中医科学化
[134] 小孩的浪费
[135] 宋朝的桌椅
[136] 放炮仗

-
- [136] 齐白石画白菜
[137] 会与不会
[138] 闲话风俗
[139] 朝鲜的文房具
[140] 鲞冻肉
[141] 碗的名字
[141] 冬天不冷
[142] 鹿茸精
[143] 旧明信片
[144] 腌菜
[144] 皇帝的灶司帽
[145] 关于梁祝
[147] 远地与近地
[147] 社戏的应用
[148] 羊角与蚌壳
[149] 关于花生
[150] 鲁迅的别号
[152] 裴多菲的小说
[153] 西安的古迹
[156] 绍兴的糕干
[158] 谈纸笔
[159] 夜半歌声
[160] 爆竹
[162] 长明灯里的谜语
[163] 绍兴山水补笔

-
- [167] 蒲公英
[168] 工具书与旧学者
[171] 大通学堂的号手
[172] 谈毒草
[173] “六三”的回忆
[176] 人民语法
[177] 时迁偷鸡
[178] 汉字与简化
[180] 鬼与清规戒律
[181] 会稽的古迹
[182] 信封与稿纸
[183] 谈酒
[184] 爱竹
[186] 种花与种菜
[187] 印度与以色列
[189] 梅兰竹菊
[190] 羊肝饼
[192] 窃书的故事
[193] 窝窝头的历史
[194] 鲁迅的编辑工作
[196] 关于鲁迅三数事
[199] 养鹅
[200] 说诗
[201] 农业管窥
[203] 太炎文录的刊行

-
- [204] 关于薄葬
[206] 名从主人
[207] 谈除四害
[208] 张碧诗
[209] 古怪的植物名
[211] 蛇郎
[212] 货郎担
[214] 偷火的神的故事
[219] 鲁迅旧诗笺注商榷
[221] 关于沈尹默兄弟
[221] 华侨与绍兴人
[226] 关于守常全集的一点旧闻
[227] 一点回忆
[232] 鲁迅佚文及注解
[233] 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
[235] 中央亚细亚的故事
[237] 关于鉴真和尚
[243] 花旦艺术
[248] 许寿裳之死
[250] 水乡怀旧
[252] 几封信的回忆
[255] 关于通奸
[257] 反映日本民情的笑话
[260] 名人的日记
[262] 郁达夫的书简

-
- [265] 许地山的旧话
[268] 阿 Q 的弟兄
[271] 一角兽之有无
[273] 鲁迅的杂文
[276] 世上是有雪人吗
[277] 杨贵妃的子孙
[279] 书房里的游戏
[281] 古文观止
[282] 四库全书
[284] 吃茶
[286] 爱啜精气
[287] 新唐诗选
[290] 亚当的肚脐
[292] 怪的手法
[295] 越谚的著者范啸风
[298] 八十心情——放翁适兴诗
[300] 从猥亵的歌谣谈起
[304] 向日葵的神话
[306] 鬼念佛
[308] 猫打架
[310] 关于日本的落语
[313] 无鬼论
[315] 今年的天气
[317] 罗振玉这学者
[319] 鸟声

-
- [320] 闲话毛笋
[323] 帮会的片鳞
[325] 愉快的工作
[328] 现今的龙
[330] 鲁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
[332] 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347] 旧小说杂谈
[355] 读庚辛
[357] 〔附〕木片集
[357] 小引
[358] 复辟避难的回忆
[360] 语丝的回忆
[362] 蔡子民
[364] 钱玄同
[366] 刘半农
[368] 爱罗先珂
[369] 诗人黄公度
[371] 读古诗学文言
[373] 唐诗三百首
[374] 唐诗易解
[375] 杜少陵与儿女
[377] 希腊神话
[379] 关于目连戏
[381] 喜剧的价值
[382] 钟馗送妹

-
- [383] 农历与渔历
[385] 冬至九九歌
[387] 墟集与庙会
[388] 拂子与麈尾
[389] 笔与筷子
[390] 牙刷的起源
[391] 澡豆与香皂
[393] 踏浆船
[394] 泥孩儿
[395] 不倒翁
[397] 糯米食
[398] 茶汤
[399] 南北的点心
[403] 桃子
[404] 蝙蝠和猫头鹰
[406] 麟凤龟龙
[409] 乌鸦与鸚鵡
[410] 蛇
[411] 扬子鳄
[413] 人熊
[414] 猩猩的故事
[415] 犀牛
[417] 关于河马
[418] 大虫及其他
[419] 狼的故事

-
- | | |
|-------|--------|
| 〔420〕 | 孙仲容论动物 |
| 〔421〕 | 避讳改姓 |
| 〔423〕 | 夸父追日 |
| 〔424〕 | 无鬼论 |
| 〔425〕 | 两个书家 |
| 〔426〕 | 题画 |
| 〔428〕 | 兰亭旧址 |
| 〔429〕 | 塞浦路斯 |

一幅画

我有一幅画，到我的手里有八九年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如说是画，也就是的，可是又并不是，因为此乃是画师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的小像。这人是我的四弟，他名叫椿寿，生于清光绪癸巳（一八九三）年，四岁时死了父亲，六岁时他自己也死了，时为光绪戊戌。他很聪明，相貌身体也很好。可是生了一种什么肺炎，现在或者可以医治的，那时只请中医看了一回，就无救了。母亲的悲伤是可以想象的，住房无可掉换，她把板壁移动，改住在朝北的套房里，桌椅摆设也都变更了位置。她叫我去找画神像的人给他凭空画一个小照，说得出的只是白白胖胖的，很可爱的样子，顶上留着三仙发，感谢那画师叶雨香，他居然画了这样的一个小像，母亲看了非常喜欢，虽然老实说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像。这画画得很特别，是一张小中堂，一棵树底下有圆扁的大石头，前面站着一个小孩子，头上有三仙发，穿着藕色斜领的衣服，手里拈着一朵兰花。如不说明是小影，当作画看也无不可，只是没有一点题记和署名。她把这幅画挂在房里前后足足有四十五年，在她老人家八十七岁时撒手西归之后，我把这幅画卷起，连同她所常常玩耍、也还是祖母所传下来的一副骨牌，拿了过来，便一直放在箱子里，没有打开来过。这幅画是我经手去托画店裱好拿来的，现在又回到我的手里来，我应当怎么办呢？我想最好有一天把它火化了吧，因为流传下去它也已没有意义，现在世上认识他的人原来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补记 在文本发表之后，这所说的一幅画，已由我的儿子拿去捐献给文化部，挂在鲁迅故居的原来地方了。